



## 在人潮

●王灵朦

我们在拐角相遇。有那么一刻  
你的眼睛是我的眼睛  
我看到我的窘迫、不安  
一切都是虚无  
像在梦中  
你坐在椅子上  
我站着  
像一位老师和学生  
那么认真  
多少年以前的想法冒了出来  
那里有我童年的未来  
地铁的播报声响起  
离开时我才吐了口气  
你是盛大的节日  
而我是大多数人里的一个  
忙忙碌碌，被挤向出口

## 七律·咏梅花

●蔡建荣

梅花初绽雪飞扬，冷蕊寒梢暗送香。  
瘦影横斜临野水，幽姿绰约映孤墙。  
风传雅韵添诗兴，月洒清辉入酒肠。  
莫叹春归无觅处，此心长醉忘流光。

## 七岁小孩

●艾草

他挤进“好利来”试吃人群，  
小小的个头，贴着售货员，  
脑袋刚刚超过那张桌子。

新出炉的蛋挞，  
吸引着他的目光，还有，  
更多其他人的目光。  
目光们先于那把准备切的小刀到达。

他握着手里小小的牙签，  
蓄势待发。刀开始切，  
他戳中一个，被后来的牙签  
有力地划走。他又戳中下一片，  
更多四面八方的牙签，轻而易举地  
划走……

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  
直到盘子空掉。  
手中的牙签，像空空的钓鱼竿。

陈志刚/文

前几日，我前往诗友处参观。宴席上，听闻两人讲述以前的趣事，有情有义，趣味横生，十分精彩动人，故将其记录下来。

郭与伊本是同村同学，两家相隔很近，步行不到五分钟。他们18周岁时定了亲。当时，小郭在杭州帮父母打理船运。一日回家，父亲告诉他：“已经帮你定亲了，是同村的某伊。”原来，郭叔是村里的屠夫，伊家刚好养了一头猪，闲聊了几句，亲事就这么定下了。小郭心想：哦，定了就定了吧。没太在意。伊听说后，笑道：“一听说是他，噢，就是那个爱哭的小鬼呀！”

原来，他们在村里上小学时，伊的叔叔是老师，常背着她上学。一日，叔叔边走边背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刚抬头望天，不料踩到了小郭的脚。小郭顿时号啕大哭。原来，因天冷，小郭的脚生了冻疮，觉得痒，便脱掉了纱袜，不料被家里的公鸡啄了一口。他忍着疼痛来到学校，只脚不知不觉伸出了桌边，被老师踩到了伤口。

他们18岁订婚，直到23岁才结婚。期间，小郭一直在外。一日偶尔回家，想起已经定亲，却还没见过未婚妻，便决定去看看。当时伊是个闺房中的娇小姐，正在踩缝纫机踏花边。她心灵手巧，面如凝脂，眼睛水灵。小郭在一旁看了，满心喜欢，便找话聊天。

小郭的爷爷开着一家小店，伊每次去交刺绣作品时，都要经过店前。爷爷老远看到，总是笑眯眯地唤她：“小郭媳妇！”伊总是觉得难为情。有一次，小郭刚好在家，爷爷对她说：“你媳妇刚骑自行车去交刺绣了。”小郭听了，便守在路上等了半小时，在小路拐弯处猛地冲出，与伊相撞，把伊连人带车撞倒在地。伊站起身，正要恼怒，抬头见是他，便问：“疼吗？要不要上医院看看？”他连忙说：“不用不用，没事。”便骑上车跑了。事后，她说脚都撞肿了。他却笑道：“平时叫你看戏不去，看电影不去，你咋不给我机会？坐我的车，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嘛！”

之后，小郭常来伊家，借故帮忙。一次，他帮她家插秧。论插秧，伊爸最拿手。伊四十五岁时，老爸就教她插秧，只管跟上速度，插得好不好先不管用。刚开始东倒西歪，慢慢地就插得又好又快了。小郭一直在外搞船运，没插过多少秧，身手不快。和伊一起干，他见伊

江文辉/文

乙巳蛇年是我的本命年。新年刚过，我忍不住想去大厂走一走，那里是我成长的地方，也算是对步入中年的自己的一份慰藉。

大厂名不见经传，如今连同它的“母亲”——海防村，都已更名改姓，成为箬横镇桃园村不愿提及的一隅。

那里与松门镇隔河相望，自东向西延伸，不过一二百米长。记忆中，原有二十余户人家，如今大多外迁，只留下个别老人守着祖宅，显得格外萧条。

老家位于大厂最中间，原本是石料与红砖堆砌的宅子，没有粉刷，也没有装潢。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房子绝对是超越大寨屋的“豪宅”。

回到旧地，迎面碰到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或拄着拐杖，或步履蹒跚，与记忆中的壮汉与“女汉子”形象大相径庭，那时的他们肩扛重物，从早到晚劳作不息。难道真的是“岁月蹉跎，几番风雨几晴和”吗？

他们几乎无人认出我，我只好

## 大厂与我的少年时代

自我介绍，说出了我的乳名和排行。

老人们很开心，纷纷问道：“多久没回来了？”“搬到那边后，怎么不过来看看我们这些‘老骨头’？”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难以回答，心中满是愧疚。自25年前从大厂搬到同村的楼里后，虽然相距仅三四百米，但我很少回去。特别是七八年前，爷爷奶奶为了二叔建房的事搬回祖宅后，我更是几乎没在白天回来过。

为了弥补，我放慢了脚步，牵着老人们的手寒暄，讲述着离开后的故事。

老人们听得入迷，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我在大厂里的成长故事。大家边说边笑，时而揭秘我早已忘记的琐事趣事，时而提及我模糊不清的往事丑事。

冬日的阳光温暖，老人们与我共织回忆格外惬意。谈及大厂，大家总有说不完的话。关于它的名字，我从爷爷那里听到的与在场老人们说的几乎一致。大厂里并没有大厂，曾经只有几栋小茅房。

大厂的历史可追溯到晚清时期。当时，同宗同源的祖宗们分房聚居于此，最初住的是泥土夯起的

土房子。后来，大家齐心协力，依托大厂靠水易船运的地理优势办起了集体作坊，即小茅房。

我家祖上是众家里的领头人。民国时，家境殷实。到爷爷那一辈，开始没落。为了给父亲和叔叔置宅，爷爷决定推倒大厂里的旧屋重建“豪宅”。

我就出生在这“豪宅”里。记忆中，少年时代家境尚可，但从未享受过“富二代”的日子。这都归因于父亲。即便是现在，父亲已去世近30年，母亲仍旧怨恨父亲的小气和苛刻。

今天，我似乎从老人们口中找到了答案。家道中落，父亲为了建“豪宅”，十来岁就外出打工、求师，既学了武艺，又精通了手表维修技艺。后来，他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大胆养鸡，成为大户。家里从前屋到后批房，再到临时搭棚，都是鸡。

靠着“第一桶金”，父亲建起了“豪宅”。但他居安思危，不愿下一代败光财产，所以对我们要求严格。买铅笔只给三毛，让我自己想办法凑齐；农忙时见我偷懒，就揪

住我的耳朵让我下田干活。而对于亲朋好友，他从不吝啬，只要有困难需要资助，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往外借，甚至不惜自己去借钱再外借，且从不收利息。

1998年父亲去世后，家里的出售票据堆积如山。可惜，绝大多数的钱都已无法讨回，家庭再次陷入困境。那时，我才10岁。为了我和哥哥有个好环境，母亲先是撑起钟表维修店维持生计，后又卖了鸡场，用仅剩的私房钱在楼里建了新房。从此，我离开了大厂。

故事曲折，宛如电视剧里的情节。但大厂见证了这一切，老人们也见证了这一切。我的少年时代就这样过去了。

走在大厂里，看着物是人非的故地，我满心愁楚。爷爷奶奶已经离世，我也到了父亲去世时的年纪。那间“豪宅”已成了二叔的起居之地，红砖石料已被新式房屋取代，所有的记忆都已被抹去。

过去的岁月无法追回，曾经的喧嚣不再。我静静地走着，既走不出大厂里的回忆，也走不出大厂里的现在，留下的只有道听途说的故事。

## 他与她的爱情



## 出发向春天

●杨光武

脚步从家门口出发  
告别村庄  
告别熟悉的山水与亲人  
带上沉甸甸的乡愁  
出发向春天

春天是一条大道  
春天是醒目的花花世界  
春天，引领世间万物次第登场  
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根植心间

一个行囊  
装满乡音  
装满爸妈的唠叨与牵挂  
装满亲人驻足村口远送的目光  
装满离乡的不舍  
装满新年的梦想  
出发向春天

将返乡时刚焐热的童心  
将火红的庆年爆竹碎片  
将残存的年味  
将乡音里的一些故事  
统统留在身后

把故乡作背景  
把奋斗作攀登幸福的长梯  
让远行的列车带着  
出发向春天 疾驰

田野到城市  
一首填满乡愁的歌谣  
跟着四季轮回  
一个春暖花开的春天  
无数游子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助力漂泊他乡的人一路高歌前行  
向着奋斗的方向  
向着梦想  
向着新年的幸福美好  
向着春天 出发

插得又快又准，便憋着劲迎头赶上。结果，伊都快把他围堵成一圈出不来了。准岳父大人过来验收，淡淡说了一句：“差了几个月。”又细看小郭插的秧，糟了！原来他没把根插进去，倒把苗的中间给折到泥里了！白忙一场，还得重插。

忙到天黑，吃了饭，小郭便去伊楼上，躺向一边的小钢丝床。伊自个儿踩缝纫机。到十点多了，见他还在睡，伊便把他摇醒，说该回家去了。伊妈说：“小郭也累了，就睡这儿吧。”伊说：“不行！还没过门呢，他咋能睡我们家，会让别人说闲话。”小郭听了，只好睁眼醒来，灰溜溜地走了。他一肚子怨气，心想：看看别人都能在女朋友家睡，我倒不行了！他没脸回家，到隔壁堂弟家睡了一晚。次日，小郭母与小婶子闲聊：“哎，我家这小子，昨晚没回来敲门，终于是住媳妇那边了！”谁知小婶子撇撇嘴说：“昨晚是没敲你自己家的门，倒敲上我家的门啦！”

伊说：“我就和他说过，你现在对我好也显不出你的好，以后对我好，才是真正的好！”她到他家总共去过三次。一次是他妈手被电伤了，不能插秧，伊爸说：“他家男人都在外地，两亩田可不能荒了。”伊便去帮他家的田插秧了，干了三天，吃的是他妈做的饭。小郭说：“这事，我当场听了真的很感动。原先她不让我住我还生她的气，经这事才真正承认她是个好媳妇。”第二次，是他爷爷过世，他家过来问询是否去吊唁。伊家想想，都已经定亲了，就去送送吧。第三次就是快结婚的时候要做窗帘，去他家量一下尺寸。三次都没正儿八经去玩。第一次还晒得黑黝黝的，怪丑的。

伊的家就在河边。出嫁那天，锣鼓喧天，河两岸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新郎高大帅气，新娘粉妆玉琢，甚是好看。进门第二新郎和父亲一早就去海边撒网了。下午，婆婆要去山上种菜。临出门，对新媳妇儿说：“小伊，我把米和水都放在锅里了，你晚上做一下饭。”伊“嗯嗯”答应了。

到了做饭时间，她使劲回想家里人做饭的模样，学着支棱起柴火，把灶膛塞得满满的，不会用风箱，不知这大木箱是干吗的。烧了十多分钟，不知道熟了没有。掀开锅盖一看，米半生不熟，中间一圈浮着水。她便使劲用锅铲搅了几下，盖上再烧，也不知道烧了多久。那灶里的柴太满，她便往外拨出一些。谁知带着火，一下子把碎柴给点燃了！这下慌了神，喊喊家里和隔壁都没人。急中生智，把一旁满满的水桶提起来倾了下去。登时溅起的灰扑满了全身，把

粉红漂亮的旗袍弄成了灰鹅装，粉嫩俏白的脸也变成了灰头土脸。这时，刚好小郭回来，看到这一情景，问：“你这是做啥呢？”伊登时泪眼婆娑：“你妈叫我烧饭，就烧成这样了！”小郭掀开锅盖一看，全烧焦了！赶忙对她说：“没事，你上楼先去把衣服换一下，洗个澡。我做汤糕给你吃。”

她径直上了楼。听见楼下公公进门的声音，他说：“你怎么在切糕？她不是已经做好饭了吗？”小郭轻声回答：“嘘！饭烧焦了，不能吃了，差点连房子都烧着了。我们做年糕吧。”她听后觉得很委屈，想回娘家，但又听说嫁过来不到一周不能回去，只好忍了下来。

第四天，婆婆对她说：“你去自家地里拔些番薯藤来烧猪食。”她应了一声便去了。一到地里，看到一整行青绿的番薯藤，一时不知从何下手。想了想，觉得拔出三五根卷成一捆应该就行了。于是，她连根带藤，连同生着的小番薯拔了起来。等婆婆追上来看时，一半的番薯地已经被拔光了！婆婆叹道：“唉！我就想着你会不会连根拔起，果不其然！你看，应该是这样拔……”她独自站在风中，有些不知所措。

第六天，婆婆让她去喂猪。她提起桶子，舀上半桶猪食，撒了些糠，再浇上汤水，搅拌了一下。本想用手探探温度，但想到猪食的臭味，她直接省略了这一步。这位少奶奶一手提着桶，一手掩着鼻子走向猪圈。那两头猪见到人来，蹿上猪栏直叫唤。猪的身子挡住了猪槽，她无从下料。听到猪叫声凌厉，她有些害怕，便直接从猪耳朵中间倒了下去。猪食太烫，大猪耳朵立刻反弹，溅了她一身糊斑。

到晚上，她含泪对夫君说：“这里和我家里过得不一样，你家那么多事，我一样也做不好，我明天就回家。”小郭不停地安慰她。

如今已经过了三十年。他们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都已经毕业了。他们近年在海边开了家超市，名叫“三因超市”。小郭已成了老郭，依然把老婆宠得像公主一样。“公主”每天睡到自然醒。天气冷的时候，超市要开门，她就用脚踢踢他，让他起来打扫卫生。他嫌她做事马虎，索性自己来干。而她呢，小伊夫人，依旧穿着锦衣华袍，双手不沾阳春水，弹弹琴、吊吊嗓子、吟吟风月、发发小视频。这不，三十年回忆结束，她趁兴吟诗一首：“昨日依稀在眼前，未知岁月去如烟。半生已过心犹壮，梦里芳华尚少年。”

“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这是小郭三十年前的承诺，他做到了。